

# 永定河的前世今生

之前，我知道北京有一条河名叫永定河，这名字似乎意味深长。只是很久以来，我不知道这条河的确切位置，也无从知道，对于北京城而言，这条河曾经多么重要，自然更不会知道，如今的永定河，哪怕只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完全改变了样子。

■文 | 赫晓霞

## 关于永定河

2010年6月7日早晨，我们在门头沟109国道与永定河河道交汇处，第一次经过一条干涸的永定河河谷。河道很宽，机器在河床内施工，不见水的踪影。曾听说，虽然现在的永定河大多数河段已经无水，历史上的永定河却一直因为水涝灾害为北京人所厌恶，无定河、黑河、浑河、它的曾经的名字已经几乎说明了它的不受欢迎。据说历史上为了修治永定河，金元两朝在石景山河段曾“三开金口”引永定河水以滋漕运，终因河水从西山峡谷奔流而下，水势汹涌非人力所能控制，而不得不三开三合。如今，当年的河道早已不见踪影，今天除了一些人工的水岸景观，已经难觅河水的痕迹。

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永定河一直都是有水的，北京人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洪。1972年和1975年北京曾有两次大旱，开始大规模开采地下水，同时也在发展水浇地。在那以后，永定河开始逐年缺水，人们已经开始忽视永定河的存在。

从让人惧怕、担忧到被人忽视，从洪涝频繁到河道干涸，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永定河就在人们的印象中完全改变了模样。北京城市降雨量的变化，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地下水

开采，水库的大量修建——也许，这些都是影响永定河水量变化的原因，究竟谁才是罪魁祸首，却不是能够轻易下结论的。

沿109国道翻越西山进入河北省境内，一路之上，视野之内的河床内也几乎都是没有水的，很多地方的河谷也早已辟为农田，也有人在附近盖起了居舍。直到我们进入桑干河的另一条支流壶流河流域，终于看见一条涓涓细流，旁边一片碧绿的草甸，草甸上有几只羊正在吃草，远处是正在生长的庄稼。离开北京，我们终于在永定河上游的一条小小支流上看到了细小河流的出现。

## 万年冰洞

我们在溯源的路上见到一块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政府所立的标志：饮用水地表水源准保护区。道路两旁林木益发丰茂，与山外的荒山秃岭形成鲜明对比。一片一片的杉树林，树林之间长满野草，开着不知名的黄色野花，美丽极了。沿山坡走上一公里，就到了万年冰洞的入口。

冰洞入口处叫做落水洞，呈垂直桶状，与下面的冰洞洞腔均为地下水沿灰岩垂直裂缝溶蚀、崩塌形成，是一个直径约十几米的直陷下去的露天山洞。入口处醒目地写着4个大字“严禁摘冰”，此处已有厚厚的冰



◆或许，永定河的真正源头，就藏在这云雾缭绕的管涔山巅。

层，表面是一根一根密集分布的细小冰锥。稍往前走，冰锥便逐渐增长变粗，像一柄柄利剑悬垂在头上。冰洞正中，是一个贯通上下的巨型冰柱，不知有多高，也看不出它的直径是多少，只是在上下的路程当中，我们始终是围着冰柱盘旋。最为宽敞的一段，冰柱恰似宾馆大厅中间的汉白玉支柱，上面的密密麻麻的高低不一的冰锥就是大厅天花板上的悬垂水晶吊灯。外手侧便是冰墙，不知有多厚，其上还有不知延伸到何处的横向冰洞。高度次第的平坦岩石被冰层覆盖便形成了越级而下的冰瀑，上层的



◆万年冰洞基本呈垂直桶状，已开发近百米，分成上下多层，下部仍有洞通往山体深处。

冰锥若是与下面的冰层衔接，便又形成了一道冰做的隔帘或回廊，让人愈发好奇背后的的世界。有时候，头顶的冰层会自然的分向两侧，中间的空白区域，恰似河流的分水岭一般。沿着人工木阶上下，每隔一段距离都见不同颜色的彩灯，照射在冰面上，虽然五颜六色，却终究不是冰洞的本来面目，平白增添了人工斧凿的痕迹。

据说我们看到的冰，来自不同的地质历史时期。查看景区入口的介绍方知，万年冰洞形成于新生代第四冰川期，距今已有300万年的历史，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冰洞，也是地球上永久冻土层以外迄今发现的罕见大冰洞。冰洞基本呈垂直桶状，已开发近百米，分成上下多层，下部仍有洞通往山体深处。



天池 暖海 公海

冰洞的一侧是汾河的源头；往北就是桑干河源头，亦即永定河的重要源头之一。一路上，我们多次听同行的王建老师提及天池、琵琶海、眼镜湖、小木场等名字，心里不断期待着永定河的真正源头会有不同的风光，以弥补我们一路上总是看到大段大段的干涸河床的悲凉。从东马坊再往东，我们就看到一个石牌坊，上书“天池湖泊群”，意味着前方就将看到我们寻访中的那些河源之水。

按照地图上所标示出的三四个湖泊，我们沿路前行。在一处三岔路口，一块水泥墙体上写着“暖泉沟景区”。东面远处有一道门，上面写着“暖海水保生态风景区”。向南方看，则直接见到了一片水面，于是我

们首先向南来到了最近的天池，也称马营海。水面宽阔，远处山上植被仍然保持很好，近水处有一大片草甸，稍远些则长满了低矮的灌木。据王老师说，水面已经比他几年前来的时候消退了许多，也许眼前的这大片草甸，当初也都是湖底吧！据史料记载，天池有地下暗河与静乐县的七泉相通，是桑干河的真正源头。

向东前行，远远的我们便看见一处典型的湖边旅游建筑，高高低低五颜六色的小楼很有儿童乐园的风格。走到近处，便看见地势较低处的湖泊，码头一只大船斜搁在岸边，几条小游船，也早已停靠在远处的河滩泥地，远离可以自由行驶的水面。看起来，这处旅游景点已经是大半废弃了的。看到远处的大坝，我会把这里称为水库，看着近处露出的大片河滩地，我想这里的水量也是有过大幅度的减少的。王老师告诉我们这里就是琵琶海。

按照地图，我想更远的南边方向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湖，于是，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向南行驶。看到路边的山坡上每隔不远就立一块牌子“示范乔木林（云杉）”，远远望去，几乎所有的高山草甸上都种满了云杉，只是看起来是刚刚种下的树苗，高不到一米。再往前走，就到了大坝旁边，大坝上有人正在施工，公路也到此为止，无法继续前行。走到坝上才得知，原来是大坝漏水，工人正在对大坝进行水泥灌浆。从大坝上看下去，水位已低于泄洪口的高度，高高的泄洪口以下，均已完全干涸，大坝的下面是一片荒坡，但是也有机械在施工，不知所为何事。

站在大坝上，远处的景区楼群似乎建在半山之上，唯有湖边一株看似百年老树，依然生机勃勃，枝繁叶茂，见证着周围的沧桑变迁。由于这个湖泊退水比较厉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湖水边上的滩涂、草甸、灌丛和远处山脚下的水位线。想来是因为

海拔较高和气候的缘故，这里的山坡除了最近人工种植的云杉之外，基本上都是草本植物和灌木覆盖，很难在山坡上见到高大的乔木生长。远远的山间谷地，会看到零星的杨树和小片的树林，树林旁的滩涂已被附近的村民辟为农田，不知道这里的庄稼所种植何物，长势如何。

回到三岔路口，我们又转向北去寻找“公海”。山谷之间的溪流之中，虽然水量不多，总还是有流水的存在，只是在路口附近我们发现这里的水已经发黑发臭，可是这里也没有工厂。正在奇怪之间，我们的车经过路边一处牛圈，浓重的味道扑面而来，牛粪尿和其他污水一起排向旁边的小溪，我们也立刻就明白了下游水质变坏的原因。然而，养牛养羊看起来是这一带农村普遍的行为。耕牛可以用来劳作还可以卖钱，养羊则全为经济上的考虑。满山遍野的野草，自然也是牛羊们的天然牧场。

王老师正在和我们讲起他们上次来到眼镜湖的情景，他们在山间转来转去，以为已经没有希望注定无功而返的时候，山路一转，就豁然开朗，看到一大片湖水。于是我们都伸长了脖子看着窗外期待着。转过一个弯，看到一个大大的山间盆地，却看到这里早已被辟为耕地，有人正在旁边的草甸上放牛，一些牛正在那里悠闲地吃草。从地形判断，也许不太久之前，这个盆地也可能曾经是一个小的湖泊。小小的失望之中，我们又转了一个弯，在山的另外一侧，我们竟然真的看到了一个高山湖泊，于是，我们也不由得欢呼起来。据说这也只是一个淡水湖，但是湖的四周都是高山，既不见入口，也不见出口，而且湖水常年不干。我们只能想像湖底定然有一些泉眼的存在，才在高山之中给我们留下一幅这样美的图画。比对地图，确认这里应该是图中所示的公海，王老师所说的眼镜湖，是他们自己为这个湖所取得名字。



◆老房子虽然早已破败，却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当年建造时的精心设计。

### 乡居

返途中，我们投宿到东庄乡东庄村一处农家。五间坐北朝南的砖瓦房，灰砖灰瓦，高高的屋脊，屋脊的两个角装饰着漂亮的砖雕，屋檐和窗户也充满古意。院子里很是整洁，窗下还有两个花坛，窗台上种满了鲜花。院子西侧有一列厢房，最南边是厕所，中间是羊圈，北边应该是堆放杂物的地方。我们进院的时候，也正是羊群回家的时候，只见家里的老奶奶站在门口迎接羊群，羊群便自动排着队，回到羊圈之中，老奶奶再把圈门关好。我本来想问问老奶奶家里养羊的收入情况，可是我听不太懂她的话，于是，我告诉她说：“我听不懂您的话”结果，老奶奶非常迅速的回了我一句我可以听懂的话：“我还听不懂你说话呢！”忽然意识到，是我错了。

进屋，朝东边是一栋大炕，北边不开窗，南面开门开窗。取暖用煤，做饭烧水用电饭锅，电磁炉等电器，因为这里用电一度是0.45元，比城市里还便宜，用煤则一吨煤约需500多元，比用电贵。所以这里的农民自然的选择了较为清洁的电能，避免了燃煤的空气污染，也避免了砍柴可能造成所谓生态破坏。家里的饮水是村里统一打井后安装的自来水，只要拧

开阀门，水就源源不断而来。

男主人告诉我们，我们去过的天池叫做马营海，我们以为是琵琶海的地方其实叫做暖海，真正的琵琶海在天池更往南的地方。如果还有机会再来，我想我们是可以找到这个琵琶海的。

村庄坐落在一个朝阳的小山坡上，房屋随地势高低错落排列。在所有房子的最高处，有一个独立的新房。走进去，看出是一座新修的庙宇。里面只有一个怒目而视的主神和左右两侧的或许是金童玉女，也找不到任何说明。我自己猜想，是这一方的山神土地还是财神爷驾到？请教村民，原来是村里的龙王庙，被毁掉之后最近重建的。或许，龙王庙的存在意味着这里曾经有严重的水患，人们便修建龙王庙来震摄洪水。男主人也告诉我们，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整个村子的南面洼地都被水面覆盖。暖海上修建的水库大坝，就是为了调节湖泊的蓄水量的，只是不确定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村子里很多房屋都很破旧，我以为已经不被利用。可是村民告诉我，很多人没有钱盖新房，所以也只能住在老房子里。然而这些老房子虽然早已破败，却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当年建造时的精心设计，从门楼、屋脊、屋檐、砖雕、木雕，均

可看出前人曾经在这里相对富足的生活。只是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变化，后人们依然住在老房子里，过着辛苦的生活。

### 小木场村的泉水

王老师仍然对他去过的桑干河源头小木场村念念不忘，想着村里人是不是还和4年前一样连喝水都有困难。于是，我们没有犹豫，再次奔向管涔山麓，去寻访当年的小木场。

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小村，我们要找的源头，就在半山腰上的一个房屋的院落旁边。站在对面，大门口的左边是一株看起来已饱经岁月沧桑的老树，右边就是我们要找的源头。一股泉水从嵌在岩石间的一根铁管中流出，水流大小类似于家中自来水的中等水流。泉的旁边，是一条从更高的山上流水而下的山间小溪，也不断地有细小的水流自上而下流过。因为泉水和溪流向下正好流经整个村落，一旦降雨量过大，水流就会漫过道路，给村民的行走带来很大不便。于是村民自己集资，在泉水的正下方修了一处长约一百米左右的涵洞，将水流直接引到村落下方的溪流之中。

我们很意外地在泉的旁边见到了当年王老师曾经见过的村里的老人，他还和我们提起几年前曾经有人至此探源的事情。王老师见泉眼水流状况已经明显好于他当初所见情形，于是便向老农探问。得知4年前，因为附近开采煤矿挖断了水脉，村民饮水变得相当困难。于是村民开始和对方打官司，官司一直打到北京，最终村民取得了胜利，煤矿开采被停止，水源得以恢复。政府花钱为村民打了两眼井，深约十几米，村民也自己自费打了几眼井，深两三米即可出水。

我们沿着泉眼旁边的小溪又往上走了一段，大约走到村子的上面边缘。抬头向上看，只看见云雾中的管涔山高峰，溪旁有一小块开垦的农田，山坡上也有一条一条的侵蚀沟。看着远处的云雾中的山峰，我

知道我们这一次无论如何也无法走到那里，去寻找河流真正的发源之地。山谷南坡就是村庄所在位置，坡上长满野草，但是没有高大的乔木，北面山坡上却郁郁葱葱长满了一片杉树林。返回途中，可以看到一些已经废弃的小工厂。想来是因为水源地保护的缘故。

### 七里河大桥

再向北走，就到了朔州市区，七里河大桥穿城而过。我们首先到了七里河大桥西边的另一座桥。站在桥上西望，河的上游只有一条涓涓细流，河道两侧的水泥河岸已成为居民堆放生活垃圾的地方，仅有的水流肉眼已可以看出严重污染的迹象。大桥的另外一侧到七里河大桥之间，则有大片的干净美丽的水面，旁边是人工修的很好的城市公园，有着美丽的水岸景观。而在七里河大桥的东侧，宽阔的河道之中也是荒草丛生，不少地方已辟为农田，覆盖了整齐的地膜，刚刚长出幼苗。河道中间，只有一条一米左右宽的细流在河道中缓缓流向远方。

### 桑干河大桥

此时我们前进的方向，是正好穿越桑干河大桥的。而我们本来的目的，是沿着册田水库从上游开车到下游，以了解水库的状况。那条沿水库而行的小路，就在路的西边。然而我希望可以在看到册田水库之前，首先看一下桑干河水注入册田水库的情形。于是，我们从桑干河南岸开车直驶北岸山坡，穿过河边大片的芦苇荡。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比河床高不了多少的水泥路面，有些地方埋了几根水泥管道以便让河水流过。远远的我们就看到很多车辆和机械在河道上施工，施工位置正对着河道两侧的公路，想来是要兴建一座规格更高的桑干河大桥吧。

爬上桑干河北岸山坡，极目远望，最远处是河谷南面的熊耳山。山坡下是村庄和农田。再近些就是桑干河河谷了。然而河谷间只见大片的河

滩湿地，水草丰美，一条溪流在绿色草甸之间蜿蜒而过。然而北边山坡，却只见满目黄土和枯黄的野草，与河谷间的绿色形成鲜明对比。山坡背面还可以见到典型的黄土地貌，黄土塬、黄土梁、黄土峁。大片的黄土之上只有荒草覆盖，零星地长着几棵老旱杨。

河谷之间水草丰美，远处还有一群牛羊正在吃草，悠闲自得。河谷间的一湾清水也给牛儿送去必需的饮水。来到近处，桑干河流往水库的水流宽不过三五米，水量也不大，水也不够清澈，许是因为上游牛羊饮水，践踏的缘故。我在思考，如果仅靠这

死鱼的残骸，有的还完整，有的则只剩下鱼头或鱼身，按照残骸的大小，可以看出这些鱼也已经有两三斤重，据说是不太久之前的一次污染事故而被毒死的。水库里的水虽然看起来水质确实不够好，然而我想却并不是致这些鱼于死地的罪魁祸首，否则，鱼儿也不可能从幼苗长成几斤重的大鱼。

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夏日的午后，在一个渺无人烟的水库旁的树林中，可以轻松地坐下，喝上一杯咖啡，暂时放下一切凡俗俗事，已是无限幸福的事情了。然而，就在我们不远的另一个方向的湖边，在一处已被



◆当地农民用驴车给西瓜地送水。

一带水流，能够蓄积出地图上所显示的巨大水库吗？

### 湖边午餐

我们在路过的村子里的小卖店买了方便面和火腿，来到湖边用便携燃气罐烧水。远远的看见湖面还有人打鱼，一条小船，一人划桨，一人在船尾不断的敲击一个木鼓发生声音，把鱼驱赶到渔网所在的位置。据他们自己说是从河北白洋淀来的，似乎每天可以打上几百斤鱼。

奇怪的是，不知为何湖畔有一些

开垦的农田里，五六个人排成一排，正或蹲或坐在农田里劳动。因为距离较远，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做什么，似在拔草，可是也不必以那样的姿势向前移动。我很好奇，很想走到跟前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然而我刚走两步，却发现我已走进他们的农田，一排排刚长出的玉米苗长势很好，便不忍再往前一步，只有在心里留下疑问。同时也不由不感慨，几千文明岁月之后，中国的农民，仍然在每一块或贫瘠或富足的土地上，用

◆缺水的杨树。



他们的双手，支撑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支撑起整个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衣食基础。

#### 泥河湾

我们从册田水库的大坝下面的公路再次穿过桑干河，来到河北岸的公路继续向东行驶，去寻找我们此行的最后一个目标，泥河湾古人类遗址。

然而路上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与之前我们看到的老旱杨一样的杨树树干的上半部分全部枯死，只有靠近根部的一部分还有绿叶，据说正是因为缺水才导致这些树木的半干枯，如果水分不足，树木便继续干枯下去直至死亡，如果雨量充足，枯死的树木仍会再次返青。

很快我们便到了河北省境内，河北省境内树木半枯的情形更为严重。一路上帮了我们大忙的GPS这次却直接将我们带到了阳原县城的一个还未正式开放的泥河湾博物馆。好在询问之下，县城的东南方向仍然有一处泥河湾遗址，于是我们继续前进，寻找泥河湾。村民的指引最终把我们带到了村落北侧一道山梁，山脚下立着一块碑，写着“泥河湾动物群白草沟化石地点”，下面详细注明：“1923年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在张家口地区地质调查时，首次考察泥河湾地区的河湖相沉积，在白草沟发现古生物化石，并命名这些河湖相沉积为泥河湾

层。1924—1926年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等多次到泥河湾一带进行考察，发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认为可与欧洲维拉弗朗动物群对比，命名为泥河湾动物群，时代为早更新世，自此它们成为我国北方早更新世标准地层和标准动物群。白草沟是泥河湾动物群化石主要出土地点之一，重要化石属有丁氏鼢鼠、中国硕鼢鼠、泥河湾巨领虎、象、长鼻三趾马、三门马、后脊蹄兔、板齿犀、巨骆驼、野牛及翁氏转角羚羊等。”石碑的背面写着“白草沟地质剖面”。由此我们方才确认，我们找到的这处泥河湾遗址是一处动物化石出土地，在南面的山梁上，应该还有另外一处古人类遗址。只是天色已晚，我们还需要赶回北京，便只能放弃了寻访古人类遗址的计划。然而作为1982年就被确认的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个遗址区除了两块石碑之外空无一人。我们在附近走了一下，欣赏了别具特色的地质剖面，想着地层中的化石应该早已被取走送进博物馆，也就不那么担心了。

#### 难忘的回京之路

离开泥河湾，我们直接驶向高速公路，准备沿宣大高速返回北京。然而我们一上高速，便有工作人员好心告诉我们，宣化那边大堵车，建议我们在20公里后的出口下高速走省道。我们非常感谢他的建议，乖乖地走了

半天省道，最后到达宣化东。忽然发现我们走过的那段高速其实并不堵车，他所说的堵车地点实际上仍在我们的前方，宣化东高速入口。因为堵得厉害，我们转头驶向一条小路，从另一个入口走上高速。然而，高速上的提示牌不时在提醒我们，前方路面车多拥挤，希望我们早做准备。已经耽误了时间的我们，想着早些回家，于是便决定试一试运气。结果，我们结结实实被堵在了刚过下花园的鸡鸣驿收费站附近。

在回想我们的路线的时候，我想起自己曾经选择的另一条回京路线，不是向北奔宣化，而是向南奔涿鹿，再从下花园上高速回京。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怎样选择，我们最终都是要上高速，最终停在同一个地方。再问前面的司机，据说由于八达岭高速修路，所以这几天一直都在堵车，他们已经被堵在这里两天了。大约整整6个小时寸步未行之后，在凌晨3点左右，车辆开始移动，我们走到了两公里外的怀来出口，前面又开始停车。于是我们临时决定下高速向南，走109国道，沿我们来时的路返回北京。

从怀来向南一路都是省道，在山间蜿蜒曲折，山的另一侧，就是官厅水库，我们就在群山之间穿行。凌晨3点多，赵老师开车，山上开始起雾，打开车灯，能见度不超过20米，我们只能沿着公路中间的白线缓慢前行。所幸这时基本上没有车辆，我们也总算安全穿过这一段路程。

走上109国道，在群山之中穿过河北和北京的交界，再次换仅休息了一两个小时的张老师开车，喝了咖啡的我在旁边帮忙看路。其他人早已在后座沉沉睡去。于是，我很荣幸独自欣赏了清晨的永定河大峡谷的峡谷风光。在清新的空气中，我们又回到了拥挤的北京城。上午9点，经过四环路上的拥堵，我们安全返回出发地，此次旅行结束。●